

古村脸谱

桃溪深处

□ 洪忠佩

龙山、豸峰、孔村，仿佛是进入十八里桃溪的铺垫，而桃溪之上那36座桥，犹如山水人文的清供，向我开启了坑头村“学而优则仕”的历史。伫立于杨柳桥上，我脑海中萦绕着一个场景：小道蜿蜒，垂柳依依，桃花灿灿，溪面上拱桥倒影如镜，伴随着潺潺流水的是，桥头木架亭中诵读声不绝于耳。

那一瞬，梦幻般的场景，我很难分清是历史的光影映照，抑或是我读过《桃溪潘氏宗谱》信息的遗存。

十八里桃溪的源头，是来自鹅峰山褶皱的九股山泉。水随山势，在山涧跌宕、汇聚，然后绕着坑头村潺潺而去。石门孤月，峭壁飞泉，碧井曲池，桃花流水，房舍栉比，粉墙黛瓦，古意犹存。桃溪是古时的村名，后来更名为坑头。坑，在婺源村名中是“小溪”的俗称，意指“溪水流过的地方”。比桃溪水流淌还要曲折蜿蜒的，是村庄通往山外的严田岭、硤石岭、银鞍岭等7条古道，它们均以青石叠起的方式，直抵村庄千年时光的深处。

在鹅峰山下，第一个沿溪种植桃树的是唐广明元年(880年)的潘逢辰，他举家迁到山溪旁，取村名为“桃溪”，成了村庄的肇基始祖。青山为屏，傍水而居，耕读传家，成了他向往的理想家园的模样。“涧水千年绿，桃花两岸红。若如风俗古，还与武陵同。”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及第的潘士藻在《咏桃花流水》中对家乡景象进行了描写：“想率祖仙源乐溪山已肇瓜绵履履；喜文孙曳紫闾列棘争鸣凤翔梧冈。”坑头村真正兴起已是明清时期，不仅有“二科六举人，两榜四进士”之颂，“棠棣四联辉，乔梓一联芳”之誉，还有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贵，那横跨桃溪之上的一座座古桥，好似是“书香门第”的谜底，每一座桥都是由科举入仕者捐建的。

如此的荣光和义举，坑头村人分别在迎恩桥、崇恩桥、登崇桥、德济桥、瑞滋桥、五桂桥、留荫桥、泽民桥等等的桥名上，一一体现了出来。

听村里的老人讲古，桥与轿既是谐音，亦是相通的——村里桥多就意味着轿多。想想也是，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村落，能够乘轿者非富即贵。支撑老人底气的，是村史上的显赫地位，自宋至清，只有150多户人家的村庄就有15人进士及第，126人入朝为官，有156部335卷著作传世。

坑头村历史上官宦文士之多，在婺源乡村可谓首屈一指。

二

每次陪同外地的文友到坑头村，聊起祠堂与书屋，我的心总是像被蜂蜇了似的，有一种麻麻的疼痛感。因为，坑头村历史上那么多彰显人文蔚起的祠堂、楼阁，留给我的已是残垣断壁。桃溪潘氏宗祠、赞育祠、仰贤祠、尊德祠、乡贤祠、瑞滋祠、均三公祠、敦伦堂、达义堂、暗然堂、

品读江西

鄱阳湖畔的风，总带着水的湿润与泥土的芬芳。小时候，我最爱在湖边的滩涂上奔跑，看白鹭掠过水面，看夕阳把湖水染成碎金。而最让我着迷的，是湖水退去时遗落岸边的瓷片。它们像被时光遗落的宝石，有的带着青如湖水的釉色，有的刻着缠枝的花纹，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用湖水清洗干净，藏进铁盒子里。那时的我不知道，这些碎片会成为我与景德镇之间最奇妙的缘分。

真正走进古陶瓷的世界，是在14岁那年拜师学艺。在师父家，我握着勾线笔，一遍遍地画直线。瓷板冰凉，手腕酸痛，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像在嘲笑我的笨拙。两个月里，我没画过一片花瓣、一缕云纹，只有横平竖直的线条在瓷板上延伸，像没有尽头的等待。我偷偷抹过眼泪，觉得师父定是不喜欢我，才总让我做这枯燥的活计。

直到有一天，师父指着一只清代古彩瓷瓶对我说：“你看这线条，不是用手画的，是用功夫磨的。”瓶上的花鸟图案，线条刚劲如铁，转折处却带着灵动的弧度。师父的声音带着瓷土般的厚重：“古彩讲究‘硬、平、匀、净’，直线是根，根扎得深，往后画花鸟画山水，才能立得住、活起来。这不是刁难，是传承。”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师父的用心，也明白了基本功的重要。后来，我边学画，边琢磨，对比古瓷鉴定与鉴赏，对着放大镜观察青花纹路的晕散，用手触摸胎底的跳刀痕迹，听瓷片相击时的清脆声响。每一个细节，我都认真记录。而最让我喜欢的，依然是那些被我视若珍宝的、湖水般的瓷片，它们大多来自宋代的湖田窑。作为景德镇青白瓷的核心窑场，湖田窑的炉火曾在昌南大地燃烧了数百年。

如今站在湖田窑遗址的现场，看着层层叠叠的瓷片堆积如山，我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景象：窑工们赤着脚在泥池里踩泥，拉坯的转盘缓缓旋转，一件件青白瓷胎在他



俯瞰桃溪 胡红平摄

与斯堂、敬承堂、成德堂、尚德堂、春草堂、本体堂、慎义堂、绳武堂、开先堂、玉春堂、崇本堂，还有魁星楼、棣萼联辉楼、同昇轩、文昌阁、启元书屋，等等，都是我从前谱牒与故纸上读到的祠堂和楼阁之名。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所有这些祠堂、楼阁，几乎与旌表“科第联芳”的牌坊一起，都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中，还有上世纪那场浩劫中损毁消亡了。

那散落村落的旗杆石、石牌坊，都是最好的明证。

庆幸的是，我在桃溪的古民居、古桥、古树、古道，以及古亭中，找到了村庄时间的纵深感。这些，既是通往村庄遥远年月一条隐秘的路径，也是一代代村民珍视和守护家园的成果。

徜徉于村巷，和村民谈过往的读书讲学与人雅集之所，仿佛是遥不可及的事了。能够与先祖读书有着紧密联系的，唯有遗存的“潘溪书屋”。即便放在明朝的历史之中，潘溪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考中进士，从知县起步，不仅历任户部、礼部、工部、兵部“四尚书”，还参与编修了《明伦大典》，有《论语网疑》《五宗考义》《乐成刀笔》《朴溪集》等著作存世。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应邀为《桃溪潘氏宗谱》作序时，是这样介绍潘溪的：“其源于婺之桃溪者，若朴溪公潢，发解南畿，历尚书四部，加太子太保，谥‘简肃’。”

建于明代弘治年间的潘溪书屋，为典型的徽派建筑，其院门的门头上依然镶嵌着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婺源知县郑国宾为书屋题写的“太宰读书处”匾额。从题匾的落款年份看，彼时潘溪已经去世了。诚然，那太过遥远，关于郑国宾是否与潘溪有过交集，我没有读到文字留痕，却不影响我去想象一位县令对他的仰慕，还有一块匾额在后世的“光耀门庭”。

毕竟，潘溪是从桃溪走向朝堂的响应当人物。

那潘溪究竟有怎样的过人之处呢？

在潘溪少年时，父亲先将他送入村里私塾读书，然后才入县学学习。“蚕为天下虫”，即是少年潘溪应私塾先生“鸿是江边鸟”的对子。至于“潢承家学”，那应是他人仕后的说法吧。无论政绩，还是文名，潘溪都称得上声誉卓著。而我在《婺源县志·人物传》中读到，对他先后在四个“部级”单位任职，也只一笔带过，却将他“督学福建时，

瓷脉

□ 胡金娥

们手中成型；烧窑的师傅守在龙窑旁，根据火焰的颜色添柴减火，只为烧出那“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白瓷。

有人说，青白瓷是宋代陶瓷界的“白月光”，各地窑口都曾燃起过烧造青白瓷的窑火。安徽繁昌的青白瓷釉色偏黄，福建窑的青白瓷胎底厚重……可唯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贵气。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我见到过一只宋代青白瓷注子，流口弯曲，腹部刻着缠枝花卉，釉色薄、透、亮。讲解员说，这样的注子是当年汴京城里王公贵族使用之物。

后来我在古籍里找到佐证：早在北宋，景德镇就在汴京设立了专门的青白瓷专卖店窑窑博易务。那时的昌江码头，商船首尾相接，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青白瓷用稻草层层裹好，生怕磕碰了那层温润的釉色。这些瓷器经鄱阳湖运至长江，越过黄河，最终摆进东京汴梁的高门大院里。而其他窑口的青白瓷，大多是本地流通，是乡绅富户的日常用器，大多比不上景德镇陶瓷的精致与细腻。

宋代的景德镇窑工像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在胎体上刻花，用的是自己打磨的刀具，线条流畅得像鄱阳湖里的水纹。北宋施釉一次就成，所以釉色薄，白中透蓝；南宋时要反复三四次，所以釉色更蓝更润。烧窑时要昼夜守在窑边，根据火焰颜色调整柴薪，只为那恰到好处地还原原始，烧出“青如天，明如镜”的釉色。他们烧造的不仅是简单的器皿，是能登堂入室的艺术品。

在景德镇待得越久，越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瓷脉从未断过。古窑新火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燃起。如今的景德镇，不再只是古瓷研究者的“圣地”，更是无数陶瓷艺术家的造梦场。

我曾在陶溪川的创意市集上，见过一位年轻的陶艺家。她将景德镇传统的青花料与现代抽象画的构图结合，在瓷板上画出流动的星云。她拿起喷釉壶，对着瓷板

严明学规，建立品行、学业二册，资助贫困学生”留下了重重一笔。想必，这是修志者对先人重视教育的尊崇。

或许，他们深深地感悟到，婺源有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山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的“因”，才有了千年“耕读传家”的“果”。

我再一次走近潘溪书屋，院墙上的一抹春兰正飘出阵阵幽香。

三

从豸峰水口向坑头溯溪而上，我好比打开了一部载记聚族而居传统村落的线装书。沿桃溪开枝散叶的潘姓，均源自坑头一脉。显然，我的行走一次比一次慢，有时慢到一个桥亭，一块碑刻前挪不动脚步。

一个偶然的机缘，何梦霖、吴一平、张根树三位当地村民刷新了我对“新农人”的认知——作家何况从厦门还乡，他约我一同去坑头村访问网络达人——“桃溪兄弟”，他们以自己的执着、勤勉，捧回了抖音官方授予的“新农人·美好乡村风貌”奖杯。

桃溪中，桃源观遗址上，古樟下，田野间，都成了“桃溪兄弟”拍摄短视频的“根据地”，道具呢，简单到只有柴火灶、手推车、搪瓷盆、石臼、蓑衣、锄头、箬笠、竹篮、竹筒、木桶、饭甑、泥炉、鱼篓、渔筒。家中酿酒，锅台炒菜，溪中捉鱼，塘里挖藕，山上摘果，都是日常拍摄的主题。他们在网络平台用米酒、子糕、竹笋、鳊鱼、石斑鱼、田螺、河蚌、锥栗、芥菜、水芹、鱼腥草、葛根粉……激发了受众味蕾上的乡愁，唤醒了风土人情的记忆。

在“桃溪兄弟”拍摄的视频中，我看到的似乎是他们拾起村庄生活日常的某一个细节，或者重现过往的某一个片段。他们在画面中朴实而稍显拘谨，我很难将他们与婺源乡村的“推荐官”联系起来。事实上，作为土生土长的婺源人，“桃溪兄弟”与我立足于乡土，为家乡所做的命题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用镜头，而我用文字。

坐在溪埠上，我用手机观看了“桃溪兄弟”新发布的视频，在他们背着鱼篓出没溪涧花田的背影中，在他们烹饪野菜和烤鱼的氤氲香气里，在受众关注的好奇中，仿佛感受到一种“新农人”的生活气息从桃溪深处扑面而来，那么清新、黏帖。

喷釉料。看着釉料在瓷板上晕开，我仿佛看到了宋代窑工淋釉时的专注，也想起了当年握着勾线笔的自己。还有很多老艺人，守着家里的柴窑，坚持用最传统的方法烧造瓷器。他们说，柴窑的火有灵性，像熬一锅老汤，出来的瓷器会更温润。传承与创新，让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既有千年的根，又有鲜活的魂。

最让我骄傲的，是这座城市从“手艺人”的城”到“智造者的城”的蝶变。2025年国庆阅兵，当战机在蓝天拉出“中国梦”的壮美字样时，我和身边的景德镇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战机，是景德镇制造！谁能想到，这个靠一双双手捏泥制瓷的城市，如今能造出守护家国蓝天的航空装备？

昌江岸边，古窑的烟囱与航空产业园的塔吊并肩而立；老弄堂里，拉坯的号子与车间里的机器声交织在一起。有人说，景德镇变了，变得不再是记忆里那个慢节奏的小城。可我知道，这座城市的根没变。无论是古代烧造青白瓷的工匠，还是如今制造航空部件的工程师，他们骨子里都有着同样的执着——把每一件事做到极致。

身为一名古陶瓷研究者，我常常在工作室里，将宋代的青白瓷残片与当代的青白瓷新作并排放置。古瓷的釉色温润沉静，新瓷的釉色明亮鲜活，它们在光影里交相辉映，像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而我床头的铁盒子里的那些湖田瓷片，依然在那里静静诉说着鄱阳湖畔与昌南大地之间那段跨越千年的瓷缘。

鄱阳湖水依旧在奔流，昌江的窑火依旧在燃烧。从宋代汴京城里的青白瓷专卖店，到如今的“景德镇制造”，这条瓷脉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泥土的芬芳、窑火的炽热，正向着更辽阔的未来延伸。而我，愿做这条瓷脉上的一颗小小瓷珠，在时光的流转中，静静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记录下瓷都悠悠向新的每一个瞬间。

滕阁听风

食花记

□ 郭远辉

少时记忆中，祖母是最早起的人，她起床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侍弄园里的蔬菜。现在，我成了家中最早起的人，夏天五点半即起床。穿上布鞋和薄衫，下楼买菜。

我居住的小区旁原来是一个叫五里的城中村，后来实行城中村改造，建起了两个大大的安置小区——五里小区和阳光新城。原来这一片还是村庄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闲时晃荡进去，左看看，右瞅瞅。城与村之间互不设防，城市慢慢把村庄包围起来。村庄里已经没有稻田，房前屋后最多的是菜园。一年四季，家家户户的菜园子里都种着各种时鲜蔬菜。我最喜欢买的是南瓜花。

种在村子边角角的南瓜，春风一吹，就让藤蔓跑出去很远，到处撒野，爬窗上屋，攀树骑墙，把整一片土地都盖了个严实。跑得越远，一路上留下的花儿就越多。一朵朵尖叫起来的南瓜花，像喇叭一样吹响在一个个藤蔓构筑的山头之上。

没几年，这个种菜的村庄，陆陆续续被拆掉了。昔日的鸡鸣狗吠和人间喧嚣，不知都去了哪里。还有那到处蔓延的南瓜藤也消失无踪，那一团团金黄的火焰熄灭了。

后来，在五里小区前面的云腾岭路上，兴起了一个地摊早市。比起正规的菜市场，我更喜欢在地摊上买菜。这些卖菜的人里面，有很多上楼的老菜农。失去了菜园的他们又在城郊的野地里垦荒种菜。吃不完的菜便拿到早市上来卖。那个经常向她买南瓜花的阿姨几年不见，她的脸好像一朵南瓜花的花瓣，布满了细密的皱纹。她还认得我，冲我笑笑。在两把肥厚、耀眼的南瓜花前，我停住了脚步，蹲了下来。

我知道，这些南瓜花是她刚摘下的。拍痕处还淌着清泪般的汁液，每一朵花都竖着耳朵，在听这早市里日渐喧嚣的叫卖声、揽客声。露水在花朵间滚来滚去，一些还未睡醒的小虫子还没来得及从花洞里钻出去，就被带到早市上来了，惊慌失措地一朵花爬向另一朵花。

我问她住几楼，她说住26楼。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觉得特别高远。又想起了她家那栋老砖房，两层半，水泥抹灰，在一棵樟树的下面和一口水塘的边上，一个围着篱笆的小院子。院子外满是南瓜藤，直蹿到老樟树上，一朵一朵的花铃儿，在藤上挂着，在树上响着。

她把南瓜花一朵一朵码整齐，扎好，拿在手上，好像准备献给谁。最终，我成了那个被献花的人。如果把它看成玫瑰花，那它就是几朵爱情；如果把它看成南瓜花，那它就是一束烟火。

我捧着花，回到家。六点半的早晨，孩子还在熟睡，小区里的鸟儿早醒了，叽叽喳喳、咕咕咕地叫个不停。把买回来的菜放水槽里，豆角摘好，辣椒切好，黄瓜洗好。两把南瓜花被一根干稻草捆着，活结的，缠了三四圈，力道和松紧恰到好处。我突然发现，有好几只花虫和蚂蚁，混在花里被带回了家。我轻解罗裳，松开稻草，它们瞬间松松开来，漂在装满水的水槽里，花蕾深处的一只只虫儿都爬了出来，都是些很小的虫儿，它们喜欢在花的道场里流连忘返。

又想起了故乡那种叫“黄婆”的虫子，南瓜叶和南瓜花上大大小小的虫眼就是它们洞穿的。为了阻止它们的疯狂啃噬，不得不在南瓜花和南瓜叶上撒上一层草木灰。黄婆在带花的花、叶上盘旋又盘旋，好不容易落脚了，又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只好悻悻离去。大朵的南瓜花喇叭口朝上，花瓣如勺，花蕾如舌，朵朵金黄，沾满了花粉，嗡嗡的蜜蜂最喜欢在此停留和起飞，顺势把花粉带走。

炊烟袅袅的清晨，那边在生火煮饭，这边拎个小篮子，在菜园篱笆外的南瓜藤间来回穿梭，将既大又艳的雄花采下，一朵朵放入盆内，一灶膛的火还没烧完，大半篮子的南瓜花就倒在了水井边的大搪瓷盆里，将五片小叶子掰去，再将花萼掐掉，洗净，堆叠在篱笆旁。大火热锅，把菜籽油烧热，青椒红椒投入锅，与蒜末一并爆炒，再把篱笆中洗好的南瓜花倒入，快速翻炒，花中水分尽情释放，一大蓬的花缩成了一小坨，原先一大朵一大朵盛开的花，仿佛又回到了盛开之前，回到了骨朵。吃到嘴里的花，有一帖淡淡的藤本植物的清芬，口感绵柔细软，花瓣依然保有着一分野朴和韧劲儿，与茎秆的生脆，形成绝配。最后，孩子们争着把最后半瓣落单的南瓜花和菜汤也倒进饭碗里了，只剩盘底的一朵青花。

那时候的乡间几乎所有的植物都开花，但常食的花并不多。除了最常见的南瓜花，还有木槿花、栀子花，无论素炒还是油炸，都是一道厚朴野味。祖母说，吃花的人，要多浇水，勤施肥，才有更多的花开到你嘴巴里去，为你清洁口腔和牙齿。

每一颗果实成为果实之前都是一朵花，也有很多的花，永远没有成为果实，它的一生只是一朵花。那些花不可食的蔬菜，如豆角、辣椒、丝瓜、苦瓜、茄子、葫芦、番茄……也许我们只记住了它们果实的味道，那些在枝枝蔓蔓上肆意开放的花呢？只有祖母这样的人才会在意，她知道什么样的藤上开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看一朵花，就是在看一颗果实的前世和今生。

再看墙上孩子留下的画作，有一幅是她上小学时画下的一枝紫薇花。高考季一过，十八岁的她就要成为大学生了。这段时间我常买南瓜花给她吃。一朵开在嘴里的花，又将吹响一段花样年华。